

1 9 7 5 年 3 月

31

星 期 一

外电自西贡报道 南越解放军攻占岷港、归仁

【合众国际社西贡三月二十九日电】据军方人士说，南越第二大城市岷港二十八日晚遭到了共军火箭和大炮炮火的袭击，迫使美国领事馆人员逃到南海海面的一艘船上避难。

这些人士说，岷港机场停止了一切飞行，同西贡以北三百七十英里的这个难民成堆的城市的所有电话联系也都中断了。

他们说，共军正在对岷港以南和以西发动进攻，岷港是南越北部三分之一土地上政府最后一个大的孤立据点。

南越军队星期五早些时候又丢失了两个省会，它们是岷港以南十五英里的会安和西贡以北九十六英里的保禄。

在昨天清晨会安陷落之后，预料共军对岷港的压力周末将加强。会安的陷落使岷港的南侧会受到共军的攻击。

军方人士说，在最近二十四小时中，岷港城内几乎是一片混乱。军区司令吴光长中将已命令部队前去把人赶出机场，制止闹市区的骚动。

【美联社西贡三月二十九日电】军方的官员说，同在岷港的第一

军区总部的无线电联系今天拂晓前中断了。

官员们说，在这一片混乱的城市中的局势急剧恶化。一些权威人士说，他们预料岷港将陷落，因为从顺化逃入该地区的许多南越部队毫无组织，经不起一击。

【法新社西贡三月二十九日电】消息灵通人士在同岷港通了最后一次电话后说，该城今晚沉寂得象鬼域一般，而今天天亮以后笼罩着这座城市的战争歇斯底里和混乱气氛已消失。

据信是共军的三辆坦克在独立大街上隆隆前进，看来这表明军事

力量已发生了变化。街上见不到几个共军，也没有再听到枪声。到今天傍晚，同岷港的所有联系中断了，据认为这座城市已告丢失。

与此同时，可靠的军方人士说，又一个省会——平定省省会归仁已告失陷。这些人士说，同归仁的无线电联系已经中断，尽管省长呼吁士兵和老百姓呆在城里作战，但是全城的人都逃跑了。

【美联社西贡三月三十日电】西贡政府的军方官员说，北越和越共军队今天攻占了岷港。这样，共产党领导

的这支军队就并吞了南越整个北部地区。

一名官员说，“岷港失守是南越二十年来遭受的最大一次失败。”他说，大约一百万平民陷在这个港口城市里跑不出来，其中大约五十万难民是从早些时候失陷的北部地区的一些城市逃出来的。

这位官员说，政府军还损失了被围困在这个地区的步兵四个师和空军一个师。他估计，军队总共损失将近十万人。官员们说，另外还损失了价值千百万美元的装备，包括飞机、坦克和大炮共数十件。

美 新 处 报 道

美国防部发言人说波成东机场已关闭

【美新处华盛顿三月二十八日电】国防部（西德尔）三月二十八日新闻发布会：

西德尔宣布国务院今天上午同意关于国防部同民航公司签订从岷港空运难民的合同的计划。西德尔说，美国官员已从海上离开岷港。他不能肯定美国总领事是否已离开。

他说，金边的波成东机场“今天已关闭，以便估计局势”。他说：“由于这个机场遭

到火箭和炮弹的袭击”，没有飞机飞入这个机场。

【美新处华盛顿三月二十八日电】国务院（安德森）三月二十八日新闻发布会：

安德森说：“显然，岷港地区十分混乱。”他说，在北越人的推进面前逃跑的一百万难民，集中在这个原来有四十万人口的城市里。安德森说，局势是

“困难的、严酷的……可悲的。”

他证实岷港机场已经关闭。安德森说，租来运送难民的飞机无法降落，因为“在争先恐后逃跑的情况下……人们挤在停机坪上，我不知道何时才能控制局势”。

他证实了这一消息：美国在岷港的领事馆已停止工作。

他说，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两艘装有“约二万五千名难民的”船只开往金兰湾。

述 日 评 报

《苏企图在朗诺下台后保留施加影响的余地》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三月二十九日刊登一篇述评，题为《苏联企图在朗诺下台后保留施加影响的余地》，摘要如下：

苏联之所以决定驱逐朗诺政权驻莫斯科全体外交官员，具有下述两点意义：一、苏联判断，金边陷落，朗诺政权崩溃已不可避免，所以决心断交；二、稍微改善同西哈努克亲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关系，以便为今后侵入柬埔寨留下余地。

一九七〇年三月朗诺一派发动政变以来，苏联的柬埔寨政策一直表现为混乱和矛盾。政变后还继续保存苏联驻金边的大使馆，并同反共的朗诺政权维持外交关系。苏联到今天为止，一直允许西哈努克派的驻莫斯科大使馆，和朗诺派设立的高棉共和国代表机构并存，它对西哈努克亲王个人的全面支持采取了保留态度。

可以认为，对苏联说来，如果继续迄今为止的政策，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控制整个领土时，对柬埔寨就不能施加影响，就失去了与中国对抗的手段，因此才决心断交的。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三月二十八日电】一位柬埔寨使馆发言人今天说，苏联已要求柬埔寨关闭它的莫斯科使馆，召回它的外交官，以结束克里姆林宫和金边之间五年有名无实的联系。这位发言人说，这个使馆没有从苏联方面得到断绝外交关系的正式通知。他说，他们只是被告知得在两周内离开这个国家。

有人问一位苏联外交部发言人，克里姆林宫现在是否会把它的外交承认转给在北京流亡的西哈努克亲王的政府。这位发言人不肯回答。

自从五年前西哈努克被赶下台以来，克里姆林宫在外交上给予朗诺政府以名义上的承认是苏联人感到困窘的一个根源。

最近，北京发动了宣传运动，激烈指责苏联，说克里姆林宫的立场是暧昧的。外交官们说，这种宣传是见效的，它使苏联人狼狈不堪。

束。尼克松主义从根本上说来是打算把美国势力撤出亚洲大陆，并在各地依靠空军力量而不是依靠陆军力量。

难以实施 但是这一从前进的国家战略转到防御的国家战略的进程是极难实施的。这意味着使美国的外围到处感到忧虑。失去一个保护国使所有其他的保护国都感到惶恐不安。如果华盛顿让柬埔寨和越南垮台，还有哪些国家可能被抛弃？

尼克松总统曾经希望控制这一转变，国务卿基辛格也是这样。但是情况是变化无常的，以致于不可能在受到严重的石油短缺的影响或美国的轻重缓急的意识方面的影响时不遭到损失。结果是美国势力地区的外围情况日益恶化，这种状况十分可能会继续下去。在强权政治中最难以采取的行动就是紧缩帝国的边疆。现在是华盛顿看一看它究竟是否能够完成罗马人在他们的帝国历史中期完成的工作的时候了。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三月二十八日刊载哈希的一篇文章，题为《基辛格和美国收缩的时代》，摘要如下：

自从冷战初期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在边缘地区还没有象今天那样遭到那么多的实际的或潜在的损失，有那么多难以处理的和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有这么大的理由对这些问题中的某些问题感到焦虑。对总统和他在华盛顿的国务卿来说，这个进程的趋势肯定是不利的。

为了正确了解所有这些情况，人们必须记住，除了葡萄牙的政治恶化以外，这些麻烦是在美国利益和影响的外部边缘，而不是在中心的。但是这样的麻烦非常多。这些麻烦是大约在短短的三星期内堆起来的。

正在瓦解的受保护政府 对处于困境中的基辛格来说，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的遇刺必然是对多舛的命运最新一个残酷的打击。他在中东为一项埃、以解决办法取得决定性突破的

哈希文章 《基辛格和美国收缩的时代》

努力刚刚失败。

当他在中东执行这项没有成功的使命时，在柬埔寨的由美国保护的政府趋于解体了。当他从中东回来时，南越的阮文绍总统下令军队撤退，而这种撤退在许多情况下变成了溃退。

因此，基辛格博士面临这些情况：一、在柬埔寨受美国保护的政府很可能早日垮台。二、在越南的受美国保护而远为重要的政府可能早日垮台。三、共产党的影响可能从这两个国家蔓延到其他地区。四、重新出现了爆发第五次阿以战争的危险（基辛格博士承认七月份是下次可能的爆发日期）。五、对于沙特阿拉伯在中东的作用出现新的捉摸不定的情况。六、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紧张局势没有解决，这

使北约的东南翼处于危险中。七、出现了由一个莫斯科式共产党取得对葡萄牙决定性政治控制权的严重危险，而且这种危险在上星期恶化了。葡萄牙的位置正处于美国同它在地中海和中东的前沿据点之间的北约主要供应线上。

两个主义 这么重的工作担子足以使基辛格也感到吃不消。这也使得人们必然会注意到，由于一个世界大国放弃一种前进的国家战略而采取一种防御的国家战略，这类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只有费萨尔国王遇刺一事除外。

冷战时期的特点是美国实行前进的战略。根据杜鲁门主义，美国实际上是在扩大它的势力的边疆。这一时期随着实行主张紧缩边疆和防御性战略的尼克松主义而宣告结

美报文章《基辛格称赞美国的对外政策》

说美国会和总统之间的僵局使美对外政策失去明确的原则，
美从遏制共产主义的一代走到尼克松主义而一直走到空无所有

【美新处华盛顿三月二十七日电】《巴尔的摩太阳报》刊登了亨利·特里惠特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分析：基辛格称赞美国的对外政策》：
华盛顿——亨利·基辛格昨天使公众对他凄凉的私人世界获得历来最泄露内情的一瞥。在这个世界里，东南亚“天翻地覆”的事件代表着美国力量的下降。

国务卿在记者招待会上实际上是说，国会已破坏了美国的基本对外政策的基础，即所谓的尼克松主义。他举出拒绝给南越和柬埔寨已经答应要给的援助一事来说明他的论点。
展望国外，他举出了欧亚两洲——从葡萄牙到印度支那——发生的事件，认为这是西方削弱的迹象。也许这是基辛格最坦率地公开说

出了他两年来或者两年多以来私下表示的担心。从这个角度，他回溯了前总统尼克松在一九七〇年谈到的政策前提。尼克松说，美国将不那么任意使用军事力量了，但是美国将向愿意自卫的朋友提供武器和金钱。
据此，美国通过谈判从越南撤出了军队，但是继续向西贡提供作战手段。基辛格说，现

在国会关键时刻背弃了在作出保证的当时它所同意的保证。

基辛格的同事说，在基辛格的实用主义的世界里，南越是否垮台比起它是否由于得不到美国援助——哪怕这只是一部分原因——而垮台，其重要性要差一些……国会和总统之间的僵局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失去明确的原则。美国从遏制共产主义的一代走到尼克松主义而一直走到空无所有。

毫无疑问，除了个人的失败以外，这是基辛格情绪显然沮丧的根本原因。

美参议员赫尔姆斯要求基辛格辞职

福特和美国会两党领袖表示支持基辛格

【美联社华盛顿三月二十七日电】参议员杰·赫尔姆斯已要求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辞职。

这位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人昨晚在参议院的一次讲话中说，他同意政府认为现在是重新估计对中东政策的时候的决定。

他问道：“然而，我认为这种重新估计工作应当由一个新班子来进行。换句话说，现在难道不是基辛格博士应该辞职的时候吗？”

赫尔姆斯说，基辛格“作为一个谈判代表的用处已告结束。应当由某个可能得到各方面信任、包括得到美国人民信任的人重新开始了。”

【法新社华盛顿三月二十六日电】国务卿基辛格今天在这里的每周内阁会议上得到了信任投票。这次内阁会议对基辛格最近的中东和平使命，和南越的事件进行了讨论。福特总统

在这次会议期间宣布，他对他的国务卿的“本领和耐心表示高度赞赏”。他接着说：“我认为这也是全国的感觉。”

【路透社华盛顿三月二十六日电】参院两党领袖今天批驳了外国一些报纸的揣测：在基辛格最近这次中东和平努力失败以后，他作为国务卿的地位可能完蛋了。

参院共和党领袖斯

科特就英国一些报纸的揣测发表评论说，参院在两天以前

通过的表示两党一致支持基辛格的决议“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足以回答那些给这位有罕见天才的人所做的和平努力抹黑的人。”

参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谈到基辛格时说道：“他决不是完蛋了，他所干的工作是了不起的。”国务卿“获得我们的充分信任。谁也不能取代他，干得象他那样好。”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三月二日星期日版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布拉格，一九六八年：在飓风中心部的平静区》，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记录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独一无二的第一手材料，已由一个流亡集团“捷克斯洛伐克国外社会主义反对党”从布拉格偷偷地弄出来。这是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副手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去年临死之前对记者发表的长篇谈话。斯姆尔科夫斯基死于癌症，他是被迫退休的。斯姆尔科夫斯基一九六八年时是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主席。在由捷克朋友记录的斯姆尔科夫斯基最后这次谈话中，他巨细无遗地描绘了一九六八年整个危机涉及的人和事，以及俄国人对他们的态度。斯姆尔科夫斯基在这篇材料中第一次透露了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十一日入侵那天晚上俄国人逮捕他们后，他、杜布切克和其他捷克领导人的遭遇。）

我们听到了飞机在头上轰鸣。飞机把坦克和士兵运到了鲁津机场。外面天已亮了，是清晨四、五点钟。我们等着，估计他们的部队将来到中央委员会大楼的外面。没等多久，将近五点钟，他们来了，首先是汽车，接着是坦克，然后是装甲车。有趣的是，一辆重型坦克沿伏尔塔瓦河的右岸开来，停在大楼主要入口处的前面，把炮对准党的办公大楼。大楼被装甲车包围了，从车里钻出了伞兵，他们手持自动步枪，跑进了办公大楼。

他们把我们集合在杜布切克的办公室里，当即告诉我们，谁都不准离开，然后记下了我们所有人的名字。他们带了几个捷克人，一批手拿捷克斯洛伐克国旗的志愿者，这六个人是内务部的小伙子。这些青年走到墙角，被一排手持自动武器的苏联士兵挡住了。我和一个苏联中尉（他是一

个庄重的小伙子）从第一层楼的窗户看他们的时候，他们唱起了国歌。突然，苏联士兵齐向空中开枪。但是，站在排尾的一个士兵向我们的一个小伙子开了枪。小伙子被击中了胸部或喉部的某个地方。当然，他被打死了。

我奔向杜布切克秘书桌上的电话机。我对她（秘书）说，“马上替我接（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的电话。”她拨了号码，契尔沃年科接了电话。他肯定是坐在电话机旁边等着的，因为，他马上就拿起电话。我对他说，“出了事，你，大使同志，要对流血事件负主要责任。”

还没有等到他回话，一个苏联士兵就向我冲来，把电话机摔碎了。过了一会儿，杜布切克就绘切尔尼克打电话；另一个苏联士兵抓起电话机，把它从墙上扯下来。我仍然可以看到杜布切克站在那里，手里拿着断了线的电话听筒，但是无法讲话。

八点多钟，一个捷克志愿者告诉我们，两小时内，我们将被带到由英德拉同志领导的一个革命法庭的面前（阿·英德拉是一开始就准备同苏联人合作的少数几个捷克领导人之一）。我有些发火了：“什么革命法庭，什么英德拉同志领导它？”杜布切克拉拉我的袖子说，“这样不好，约瑟夫，冷静点，让它去吧。”

我们坐在一张桌子旁边，我们每个人的对面都坐着内务人民委员会（秘密警察）的一个官员。他们成了我们的保护人，在未来的航程中，他们将向我们提供保护。我听见了街上有人在举行示威，于是他们把窗户关上了。我们要看报，遭到

葡当局宣布取缔无产阶级党改组运动

【美联社里斯本三月二十八日电】葡萄牙执政的军人统治集团今天取缔了一个党，并规定要严惩干扰四月二十五日的制宪议会选举者。

它宣布，凡试图“阻挠或诋毁”遴选国民议会代表的选举者判刑八年。这个国民议会将起草一部葡萄牙的新宪法。

作为对其他极端主义组织的警告，革命委员会宣布，凡武装部队发现犯有“破坏选举”罪者罚款四千元。

以戈麦斯总统为首的、由二十八名军人组成的最高革命委员会宣布无产阶级党改组运动非法，因为它拒绝去掉它旗帜上的共产党的锤子和镰刀标记。

这是第一次公开取缔一个政党，虽然革命委员会上星期禁止无产阶级党改组运动和其他两个党参加选举。

无产阶级党改组运动本周早些时候号召它的成员“积极干预”它所谓的“选举骗局”，并说它决不放弃它的标记。革命委员会今天的行动就是军方的回答。

无产阶级改组运动指责葡萄牙的左翼军人领导太保守，葡萄牙共产党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工具。

革命委员会成员科蒂尼奥海军上将今天开始同主要的政党举行会谈，据传是谋求就起草新宪法的基本原则达成协议。

【合众国际社三月二十八日电】政界人士说，革命委员会（取缔无产阶级党改组运动）的行动还反映了一种担心，即：极左翼的各个分裂组织将把竞选运动变成战场。

近几个星期以来，袭击政党总部和集会的事件增多。

就是因为这些组织，右翼的社会民主党已暂停其所有的公开集会，自由派的人民民主党也已采取了预防性的安全措施。

共产党也是几次袭击的目标，但是大部分是小规模的事件。

美报刊登斯姆尔科夫斯基关于苏修侵捷情况的回忆录

《布拉格，一九六八年：在飓风中心部的平静区》

了拒绝。他们甚至不让我们自己去盥洗室。

下午，大约两点钟光景，他们要我们跟他们走。当我们从所有这些武装的士兵（站在这

里的还有我们的人）旁边走过时，我的司机对我说，“主席同志，想吃点糖吗？”我拿了三块。我心想，三块糖迟早很可能有用。我想起一九五〇年被捕时，我在鲁津监狱挨饿的情景。他们给了我们一点麦片，这些麦片根本不能吃，除非饿极了。我拿了糖，后来当情况好些时，我就把糖留在鲁德尼亚了。我很后悔，我应当把它带回来，送给我的孙子们留着纪念。

我们下了楼梯。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将有什么遭遇。我们百感交集：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革命法庭，还是他们把我们送到地下室？我们对地下室是有经验的，难道不是吗？突然我们走进了中央委员会大楼的院子里。这里停着两辆装甲车，还有几个军官。他们把杜布切克和克里格勒推进第一辆车，把我和斯帕切克推入第二辆。

当我们沿着大街行驶的时候，我看到我们是在朝鲁津方向驶去。我寻思，“到监狱去，还是到机场去？”最后我们到了机场，他们把我们带进一架运货机，这架飞机运来了他们的坦克。里面只有一只板凳，也没有缚牢，老是动来动去。

我们在飞机里坐了至少半小时；然后他们命令我们走出飞机，用吉普车把我们带到另一架飞机上。后来他们又来了，叫杜布切克走出去。他们把他带往机场大楼，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我们不知道我们将飞往何处。由于我坐在左边，我想看看太阳在什么地方。然后我往下看，我发现我们在高耸的群山上空飞行，这就是说，我们在朝北飞。当飞机降落时，天色已黑。我看到一个飞机库上写着“莱格尼查”字样，我知道我们到了波兰西部。（未完）

科这次访问得益最大的。它需要进一步获得“别佳级”护卫舰和载有改进了的冥河式导弹的奥萨式导弹舰只。苏联人对于我们认为维克兰特航空母舰实用这种看法看来是不同意的，他们还认为我们不必另外为这艘航空母舰购买飞机来更换陈旧的“阿利泽”式和“海鹰”式飞机。

对于苏联不能按时提供零件提出了批评。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

美国 阿瑟·高尔斯顿

我们休息的时候，老太太或老头常常不用邀请就拿了一把茶壶上我们屋里来了。用我们灶上的开水沏茶，沏好之后把所有的杯子都用热茶涮一遍，剩茶倒在地上，然后给我们倒一杯茶，和我们一起坐下。这是公社里典型的生活方式，在这里，我们所习惯的私生活是很少的。他们都懂得，如果我们把窗帘放下来，就是表示想独自休息一会儿。

可是送茶进屋不在此限。史告诉了我们不少关于他自己和他村子里的事。这个村是二百多年前清朝的时候，从山东迁来的居民建立的。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这个村子成立了公社，用附近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芦沟桥的名字命名为芦沟桥人民公社。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就是在芦沟桥发动了对中国的进攻。史不太清楚他的祖先是在什么时候来到这个村子。他的曾祖父曾在这里住过。他的父亲好象是从城里来的。当史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村子里有二十户，都是最早来的三个移民的后代。这三个人一个姓张，一个姓程，一个姓史。那时这村叫“乱村”，因为村里一片荒凉，土大风多，土地贫瘠。当时只有三口公用的井，全部是土房。

史和他的两个兄弟、一个姐姐过去都住在村子东头，靠近他父母住的院子。解放后，史一家搬到现在住的院子里。一九五四年在这里盖起了村里的第一所砖房。史的第二个儿子在一九五七年在院子里自己盖了房。一九六四年他大儿子一家搬进了自己盖的新房，那就在隔壁的院子。史的哥哥、姐姐已经死了。他的弟弟七十岁了，有儿孙三十人，也住在村里。

解放前生活很差，虽然史家的生活比起别家来还稍微好些。史的父亲有三亩地，每年打的粮食只能吃到秋天。到了冬天简直没法过。他痛苦地回想起一个寒冷的冬天，他挑了二百斤重的两桶酒，从地主家走四十多里地到城里去，路上又滑，还要过一条木桥。这样，他才挣到二十个小

钱（不到十分美金），只吃到一碗掺了石屑的小米粥。

史结婚时二十一岁，老伴那时十七岁。老大娘说，他们结婚是媒婆包办的。她在婚礼举行之后才见到她的丈夫。那天晚上，她蒙上一块布，被人偷偷地从她的村子抬到她丈夫的家里。直到解放之前，村子里还流行着传统的包办婚姻。即使现在，父母的权威和夫权在村子里还是很大的。两性之间公开表示爱慕还会受到非难。已婚夫妇很少把对方称为“爱人”，而是说“孩子他爸”、“孩子他妈”。这方面的变化很慢，但是变化是明显的。我们房东的头两个儿子直到结婚那晚才见到他们的媳妇。第三个儿子和大女儿的对象是老两口给他们介绍的，他们在结婚前好几年就认得对方了。他们的小女儿已是新的一代，今年五月刚结婚。她通过朋友的介绍，和对方来往了好几个月，决定结婚之后才征求父母的意见。他们响应毛主席关于晚婚的号召，她今年二十九岁，她的丈夫三十岁。现在她在邻近生产大队的一个小学里教书，但是仍和娘家往来密切，星期天或休息日都回来。

史的一家人有着共同的目标和深厚的感情，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虽然他们会把一切都归功于毛主席，而我们认为，也是由于有象史家这样的精神和毅力，中国才获得了新生。

下 地 干 活

我们到达芦沟桥的第二天就去参加劳动。贝思和我起先分配到场上打谷和扇糠皮。农民们敏锐地看出戴尔比较不能干重体力活，喜欢比较安

静的工作。由于她的职业关系，她想参观儿童福利设备。他们就把她分配在选种棚里，地点就在托儿所院子的旁边。和她一起干活的是老年妇女，常常还有村里的儿童。她的工作是挑选麦种，把好的和瘪的分开，把有生长力的和不能发育的分开。

场上活跃非凡，而且十分美丽。骡子拉的大车隆隆地从表地来到场上，车上装满了金色的麦捆。这些麦子是用人用镰刀收割的。麦捆卸在一个电动打谷机边上，堆成一大堆。打麦机的装置很原始，安了一个马达，机器上面是一个没有盖的漏斗。人们把带麦穗的那头塞进漏斗里用机器把麦穗粗粗地切下来，然后由传送带送进高速转动的两个滚轴之间，于是分开了的麦粒和麦壳一起喷出来。打麦机喷射的方向和风的方向是交叉的，所以较重的麦粒都落在机前，较轻的麦壳则象烟雾似地被风吹到一边去了。在这金色的海洋里组成了一条不断运转的生产线：农民们有的把一捆捆的麦子塞进打麦机，有的专管把麦粒还未脱净的麦秸耙成堆，有的专管把这些麦秸再倒入打麦机重打或吹风。因为这种做法效率很低，麦子得扬七八遍才算是干净。麦子扬过一遍之后，在扬二遍之前，农民用一把长把的柳条扫帚，很轻巧地把麦粒堆面上的碎麦壳扫向一边，然后又比较重地往另一方向扫，把干净的麦粒聚在一起，越聚堆越大。

这样打过几遍，麦粒都打净之后，用三叉把麦秸装上一辆马拉的大车上，运到储草堆那边。三叉很漂亮，不是人工做的，而是从一种特殊培养的树上砍下来的。这种树在一个茎节上长三个枝。人们把中间的一个枝弄直，边上两个枝掰开成直角，然后再弄弯和中间的一股平行。三叉从树上砍下来时约有六英尺长，之后把皮剥掉，就成为非常轻巧而结实的工具。三叉的抗张强度很大，可以用三叉很轻巧地又起一大堆麦秸挑到大车上。拿三叉干活是很愉快的。（十二）

日《东京新闻》消息 《中国预测出七点三级地震》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三月十三日刊登一条消息，题目是《中国预测出七点三级地震，辽东半岛在发生地震前八个月就发出警告》，摘要如下：

新华社消息就二月四日晚中国东北辽宁海城和营口一带发生的大地震报道说，八个月前就已经作出预测，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使损失大大减轻。

群众的观测小组十分活跃。看来，中国当局目前正在全国努力搞好地震预测工作。尤其是，地震专家依靠广大群众，以便尽快掌握前兆的异常现象，作出相应的对策。

总之，在中国组成

了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大规模的地震预测网，显然是为预测地震和事前采取对策发挥力量。

准确预报七级以上的地震，在世界上也是首次。在预测地震方面，近两三年来也曾报道过美国和苏联等预测成功，但那些都是六级以下的规模很小的地震。中国准确预报七级“灾害地震”，在世界上也是首次，必将引起我国等世界的地震有关人员的注目。

据去年七月应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邀请为交流地震学而访华的东京大学教授浅田敏讲，中国的地震研究和预报工作水平是相当高的。

在地震研究中枢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有二百多工作人员在从事高质量的研究工作。

在预测地震方面与其说是预测研究，莫如说已经进入地震预报阶段。

譬如，在北京西南约三百公里的邢台地区的红山观测所一直在从事预报工作。一九六六

年邢台地区发生的七点一级地震成了中国研究预测地震的开端。这个观测所长期在观测地下水位变化及氡、地磁、地电流、地壳变动和地震波速变化等情况，并作出预报。而且，预报的时间与实际发生地震的时间误差很小。尤其是，据报道，云南省七二年一月二十三日五点五级地震和七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五点六级地震等的预测基本是成功的。

日本十九个地区发生陆沉

建设省调查报告认为是滥用地下水造成

【法新社东京三月二十三日电】日本建设省今天发表一个报告书说，日本全国相当多的地方正发生速度令人警惕的陆沉。

这个报告书是根据一次全国性地下水调查而在去年九月写成的，它说，全国有十九个地区正发生陆沉，另外有二十个地区出现陆沉迹象。

建设省认为，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工业滥用地下水所造成的。

报告书说，陆沉最严重的地方是埼玉县所泽市，那里在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四年期间，创下陆地一年下沉二十二点五厘米的纪录。

包括爱知、岐阜、三重三个县的浓尾平原

《东京新闻》报道

《京滨地区地下水位也异常上升》

【本刊讯】日《东京新闻》二月二十八日以《预报可能发生地震的京滨地区地下水位也异常上升》为题报道：

地震预报联络会因测得地层隆起曾预报“近一两年内京滨地区可能发生强烈地震”，在此之后，该联络会调查了川崎市周围地下水位的变化，结果发现地下水位在异常地上升。

是：“根据去年年底调查，虽然没有发现多摩川下游地区有地震活动的变化，但是，可以看出地层隆起与地下水上升是有明显的联系的。然而，地下水的上升是否与发生地震相关的地壳内异常有联系还不清楚。”

从这一调查结果，该联络会得出的结论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三月十四日以《川崎市地面异常隆起，最高点达二十八点四厘米》为题报道：

“从川崎市的南部到中部、多摩川沿岸的地面隆起二十多厘米”——川崎市公害局十三日在川崎市宣布了调查去年一年来地面变动的结果。地面测量从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但出现二十多厘米的隆起则是第一次。和上月二十七日地震预测联络会宣布的地下水位异常上升的范围是一致的。对“川崎直下型地震”（是因断裂垂直错动造成的地震——本刊注）又增添了一个不安的因素。

调查是把设在该市高津区丘陵园内的水平基点作为原点，在市内三百五十个测量点上，进行了精密水准测量。测量结果发现，最高隆起达二十八点四厘米，最深下沉达六十三点七厘米。

从一九三一年以来每年都进行测量。过去的最高隆起都在二十厘米以下。而这次是第一次出现了四百七十九点六公顷的隆起超过二十厘米。并且，去年只有八十一公顷的十到二十厘米的隆起，这次急剧增加到一千零六十一公顷。确认在去年一年中发生了剧烈的异常隆起。地震预测联络会去年年底预报川崎将发生直下型地震的直接原因是，通过调查了解到川崎区元木町出现异常隆起。现在，这个町在四年中隆起近五十厘米。

也在发生陆沉，这个地区在一九五九年遭到伊势湾台风的直接打击。报告书说，这三个县的陆沉情况是值得警惕的，就象那次摧毁性的台风令人警惕一样，当时防洪堤坝沉没在水中。报告书说，广岛和

冈山由于涌现大批工业区在一九五九年遭到伊势湾台风的直接打击。调查人员指出，在这些地区，对陆沉局面是束手无策的，即使完全禁止工业使用地下水也没有什么作用。（转载自三月二十四日香港《文汇报》）

日《东京新闻》报道《川崎市地面异常隆起》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

美国 阿瑟·高尔斯顿

我们休息的时候，老太太或老头常常不用邀请就拿了一把茶壶上我们屋里来了。用我们灶上的开水沏茶，沏好之后把所有的杯子都用热茶涮一遍，剩茶倒在地上，然后给我们倒一杯茶，和我们一起坐下。这是公社里典型的生活方式，在这里，我们所习惯的私生活是很少的。他们都懂得，如果我们把窗帘放下来，就是表示想独自休息一会儿。

可是送茶进屋不在此限。史告诉了我们不少关于他自己和他村子里的事。这个村是二百多年前清朝的时候，从山东迁来的居民建立的。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这个村子成立了公社，用附近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芦沟桥的名字命名为芦沟桥人民公社。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就是在芦沟桥发动了对中国的进攻。史不太清楚他的祖先是在什么时候来到这个村子。他的曾祖父曾在这里住过。他的父亲好象是从城里来的。当史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村子里有二十户，都是最早来的三个移民的后代。这三个人一个姓张，一个姓程，一个姓史。那时这村叫“乱村”，因为村里一片荒凉，土大风多，土地贫瘠。当时只有三口公用的井，全部是土房。

史和他的两个兄弟、一个姐姐过去都住在村子东头，靠近他父母住的院子。解放后，史一家搬到现在住的院子里。一九五四年在这里盖起了村里的第一所砖房。史的第二个儿子在一九五七年在院子里自己盖了房。一九六四年他大儿子一家搬进了自己盖的新房，那就在隔壁的院子。史的哥哥、姐姐已经死了。他的弟弟七十岁了，有儿孙三十人，也住在村里。

解放前生活很差，虽然史家的生活比起别家来还稍微好些。史的父亲有三亩地，每年打的粮食只能吃到秋天。到了冬天简直没法过。他痛苦地回想起一个寒冷的冬天，他挑了二百斤重的两桶酒，从地主家走四十多里地到城里去，路上又滑，还要过一条木桥。这样，他才挣到二十个小

钱（不到十分美金），只吃到一碗掺了石屑的小米粥。

史结婚时二十一岁，老伴那时十七岁。老大娘说，他们结婚是媒婆包办的。她在婚礼举行之后才见到她的丈夫。那天晚上，她蒙上一块布，被人偷偷地从她的村子抬到她丈夫的家里。直到解放之前，村子里还流行着传统的包办婚姻。即使现在，父母的权威和夫权在村子里还是很大的。两性之间公开表示爱慕还会受到非难。已婚夫妇很少把对方称为“爱人”，而是说“孩子他爸”、“孩子他妈”。这方面的变化很慢，但是变化是明显的。我们房东的头两个儿子直到结婚那晚才见到他们的媳妇。第三个儿子和大女儿的对象是老两口给他们介绍的，他们在结婚前好几年就认得对方了。他们的小女儿已是新的一代，今年五月刚结婚。她通过朋友的介绍，和对方来往了好几个月，决定结婚之后才征求父母的意见。他们响应毛主席关于晚婚的号召，她今年二十九岁，她的丈夫三十岁。现在她在邻近生产大队的一个小学里教书，但是仍和娘家往来密切，星期天或休息日都回来。

史的一家人有着共同的目标和深厚的感情，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虽然他们会把一切都归功于毛主席，而我们认为，也是由于有象史家这样的精神和毅力，中国才获得了新生。

下 地 干 活

我们到达芦沟桥的第二天就去参加劳动。贝思和我起先分配到场上打谷和扇糠皮。农民们敏锐地看出戴尔比较不能干重体力活，喜欢比较安

静的工作。由于她的职业关系，她想参观儿童福利设备。他们就把她分配在选种棚里，地点就在托儿所院子的旁边。和她一起干活的是老年妇女，常常还有村里的儿童。她的工作是挑选麦种，把好的和瘪的分开，把有生长力的和不能发育的分开。

场上活跃非凡，而且十分美丽。骡子拉的大车隆隆地从表地来到场上，车上装满了金色的麦捆。这些麦子是用人用镰刀收割的。麦捆卸在一个电动打谷机边上，堆成一大堆。打麦机的装置很原始，安了一个马达，机器上面是一个没有盖的漏斗。人们把带麦穗的那头塞进漏斗里用机器把麦穗粗粗地切下来，然后由传送带送进高速转动的两个滚轴之间，于是分开了的麦粒和麦壳一起喷出来。打麦机喷射的方向和风的方向是交叉的，所以较重的麦粒都落在机前，较轻的麦壳则象烟雾似地被风吹到一边去了。在这金色的海洋里组成了一条不断运转的生产线：农民们有的把一捆捆的麦子塞进打麦机，有的专管把麦粒还未脱净的麦秸耙成堆，有的专管把这些麦秸再倒入打麦机重打或吹风。因为这种做法效率很低，麦子得扬七八遍才算是干净。麦子扬过一遍之后，在扬二遍之前，农民用一把长把的柳条扫帚，很轻巧地把麦粒堆面上的碎麦壳扫向一边，然后又比较重地往另一方向扫，把干净的麦粒聚在一起，越聚堆越大。

这样打过几遍，麦粒都打净之后，用三叉把麦秸装上一辆马拉的大车上，运到储草堆那边。三叉很漂亮，不是人工做的，而是从一种特殊培养的树上砍下来的。这种树在一个茎节上长三个枝。人们把中间的一个枝弄直，边上两个枝掰开成直角，然后再弄弯和中间的一股平行。三叉从树上砍下来时约有六英尺长，之后把皮剥掉，就成为非常轻巧而结实的工具。三叉的抗张强度很大，可以用三叉很轻巧地又起一大堆麦秸挑到大车上。拿三叉干活是很愉快的。（十二）

日《东京新闻》消息 《中国预测出七点三级地震》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三月十三日刊登一条消息，题目是《中国预测出七点三级地震，辽东半岛在发生地震前八个月就发出警告》，摘要如下：

新华社消息就二月四日晚中国东北辽宁海城和营口一带发生的大地震报道说，八个月前就已经作出预测，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使损失大大减轻。

群众的观测小组十分活跃。看来，中国当局目前正在全国努力搞好地震预测工作。尤其是，地震专家依靠广大群众，以便尽快掌握前兆的异常现象，作出相应的对策。

总之，在中国组成

了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大规模的地震预测网，显然是为预测地震和事前采取对策发挥力量。

准确预报七级以上的地震，在世界上也是首次。在预测地震方面，近两三年来也曾报道过美国和苏联等预测成功，但那些都是六级以下的规模很小的地震。中国准确预报七级“灾害地震”，在世界上也是首次，必将引起我国等世界的地震有关人员的注目。

据去年七月应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邀请为交流地震学而访华的东京大学教授浅田敏讲，中国的地震研究和预报工作水平是相当高的。

在地震研究中枢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有二百多工作人员在从事高质量的研究工作。

在预测地震方面与其说是预测研究，莫如说已经进入地震预报阶段。

譬如，在北京西南约三百公里的邢台地区的红山观测所一直在从事预报工作。一九六六

年邢台地区发生的七点一级地震成了中国研究预测地震的开端。这个观测所长期在观测地下水位变化及氡、地磁、地电流、地壳变动和地震波速变化等情况，并作出预报。而且，预报的时间与实际发生地震的时间误差很小。尤其是，据报道，云南省七二年一月二十三日五点五级地震和七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五点半级地震等的预测基本是成功的。

日本十九个地区发生陆沉

建设省调查报告认为是滥用地下水造成

【法新社东京三月二十三日电】日本建设省今天发表一个报告书说，日本全国相当多的地方正发生速度令人警惕的陆沉。

这个报告书是根据一次全国性地下水调查而在去年九月写成的，它说，全国有十九个地区正发生陆沉，另外有二十个地区出现陆沉迹象。

建设省认为，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工业滥用地下水所造成的。

报告书说，陆沉最严重的地方是埼玉县所泽市，那里在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四年期间，创下陆地一年下沉二十二点五厘米的纪录。

包括爱知、岐阜、三重三个县的浓尾平原

《东京新闻》报道

《京滨地区地下水位也异常上升》

【本刊讯】日《东京新闻》二月二十八日以《预报可能发生地震的京滨地区地下水位也异常上升》为题报道：

地震预报联络会因测得地层隆起曾预报“近一两年内京滨地区可能发生强烈地震”，在此之后，该联络会调查了川崎市周围地下水位的变化，结果发现地下水位在异常地上升。

是：“根据去年年底调查，虽然没有发现多摩川下游地区有地震活动的变化，但是，可以看出地层隆起与地下水上升是有明显的联系的。然而，地下水的上升是否与发生地震相关的地壳内异常有联系还不清楚。”

从这一调查结果，该联络会得出的结论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三月十四日以《川崎市地面异常隆起，最高点达二十八点四厘米》为题报道：

“从川崎市的南部到中部、多摩川沿岸的地面隆起二十多厘米”——川崎市公害局十三日在川崎市宣布了调查去年一年来地面变动的结果。地面测量从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但出现二十多厘米的隆起则是第一次。和上月二十七日地震预测联络会宣布的地下水位异常上升的范围是一致的。对“川崎直下型地震”（是因断裂垂直错动造成的地震——本刊注）又增添了一个不安的因素。

调查是把设在该市高津区丘陵园内的水平基点作为原点，在市内三百五十个测量点上，进行了精密水准测量。测量结果发现，最高隆起达二十八点四厘米，最深下沉达六十三点七厘米。

从一九三一年以来每年都进行测量。过去的最高隆起都在二十厘米以下。而这次是第一次出现了四百七十九点六公顷的隆起超过二十厘米。并且，去年只有八十一公顷的十到二十厘米的隆起，这次急剧增加到一千零六十一公顷。确认在去年一年中发生了剧烈的异常隆起。地震预测联络会去年年底预报川崎将发生直下型地震的直接原因是，通过调查了解到川崎区元木町出现异常隆起。现在，这个町在四年中隆起近五十厘米。

也在发生陆沉，这个地区在一九五九年遭到伊势湾台风的直接打击。报告书说，这三个县的陆沉情况是值得警惕的，就象那次摧毁性的台风令人警惕一样，当时防洪堤坝沉没在水中。报告书说，广岛和

冈山由于涌现大批工业区在一九五九年遭到伊势湾台风的直接打击。调查人员指出，在这些地区，对陆沉局面是束手无策的，即使完全禁止工业使用地下水也没有什么作用。（转载自三月二十四日香港《文汇报》）

日《东京新闻》报道《川崎市地面异常隆起》